

大嘴巴堤摩西

*The Children of
Dymmouth*

威廉·崔佛William Trevor◎著 繆靜玫◎譯

堤摩西，一個內心受過創傷、好管閒事的青少年，潛入純樸小鎮的生活裡，他知道鎮民的祕密，而且不會永久保守這些祕密；他的故事究竟是惡意的八卦，還是無傷大雅的幻想？

本書入選英國Booker Prize◆1978年Whitbread年度最佳書獎
者四度入選英國Booker Prize◆三度奪下Whitbread年度最佳書獎

◆1977年授獎榮譽CBE，表揚文學貢獻。◆1999年大衛·柯漢文學終身成就獎



小說 F36

大嘴巴堤摩西

The Children of Dynmouth

作 者／威廉·崔佛（William Trevor）

譯 者／繆靜玫

編 輯／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

發行人／王聖毅

出版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

電話：(02)2332-0430

傳真：(02)2332-9817

郵政劃撥：18324544

E-mail／shinmiao @ ms59.hinet.net

排 版／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印 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04年8月一版一刷

國際中文版權代理／大蘋果有限公司

Copyright © William Trevor, 1976

This edition arranged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 division of Cathay Cultural Technology Hyperlinks

2004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定 價／260元

I S B N／957-451-171-5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大嘴巴堤摩西

*The Children of
Dymmouth*

威廉·崔佛William Trevor◎著 繆靜玫◎譯



1

岱恩茂斯（Dymouth）坐落於朵爾瑟海岸，過去為一座小漁港，這座海岸是它繁榮的唯一資源。十八世紀初時，這座小鎮因飾帶製品和大比目魚而享有盛名，之後逐漸發展為一座漂亮的海水浴場。小鎮依舊迷你，人們認為它尚未遭到破壞，是一處娛樂活動不多的海邊度假中心。曲線形的海濱散步道和樸素的碼頭上點綴著漆成綠色的路燈柱，灰褐色的懸崖下有條石子路通往沙灘，岱恩茂斯歷代子孫都在這座沙灘上遊玩嬉戲，建造附有壕溝和旗竿的沙堡。

小鎮沿著岱恩山谷往內陸發展，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的地方。過去羊群吃草的坡地現在是一家砂紙工廠，而砂紙工廠對面，河的另一邊，則有一家瓷磚工廠。海濱散步道東端，停車場和公廁附近，有一座漁獲包裝站。一處

原來叫做「長狗草原」的地方很快就要安排生產塑膠燈罩，而且有傳言指出，最近勝家縫紉機機構為了在這座小鎮設廠，曾經來此視察過，但鎮議會否認這項傳言。岱恩茂斯有三家銀行，「勞埃茲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立西敏銀行」。鎮立網球場旁有青年中心，還有一座浸信會禮拜堂和一座美以美教會的禮拜堂、英國聖西蒙及聖猶達教會、天主教聖母瑪利亞教堂。小鎮上有九家飯店和十九間供膳食的公寓，十一間酒館和一間賣炸魚和薯條的小店，菲爾斯油炸專賣店，就位在岱恩茂斯聯合路上的蒸汽洗衣店隔壁。另外還有東街賓果、惠斯特紙牌競賽廳老舊的艾索多戲院，劇院的粉紅色漆斑剝，裡面的燈光昏暗。羅利爵士公園四周的柵欄和海濱散步道的路燈柱很協調，每年夏天，林氏遊樂場都會向議會承租羅利爵士公園。有一座在一九三六年投資興建的高爾夫球場由懸崖往內陸延伸。

不論冬季或夏季，每逢週日下午，貝斯通利和岱恩茂斯救世軍樂隊都會在小鎮裡行軍。岱恩茂斯飆車黨大約每週兩次會在黑夜裡狂飆，他們是由一群穿著黑色鬚邊皮衣的機車騎士所組成的飆車黨，後座載著身穿黑色鬚邊皮衣的女朋友。一九六九年，砂紙工廠曾有過一次罷工。一九七〇年，維多利亞女王飯店的一位助理廚師因不滿雇用條件，企圖以泡在煤油裡的窗簾和被

單燒掉飯店，《英國每日電訊報》曾報導此一事件。葛林斯萊德醫師表示，那名來自西西里島的助理廚師精神異常。

岱恩茂斯有一種普遍的模式，這種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很常見。有錢人的豪宅孤零零地立在寬闊的花園裡，接著是那些恭恭敬敬排列在岱恩茂斯林蔭大道和新月形街道上，看起來像雙胞胎似的雙併式房屋，之後是外表實惠的住宅，這些住宅看樣子不是租來的就是抵押貸款來的。凌亂的鎮議會房產和砂黃色的鎮議會公寓離海邊和鎮中心很遠。等房子住的人會暫時住在小河附近街道上的窄小連棟住宅裡。樹枝巷的小屋離小河非常近，會定期遭河水淹沒，大家都說那些小屋真不體面。岱恩茂斯最漂亮的住宅是位在懸崖上高爾夫球場旁的「海屋」，其花園裡的杜鵑花相當出名。

四千一百三十九名鎮民當中有一半是兒童。這裡有三家託兒所：「叮噹玫瑰」、教區主任牧師住處的拉薇妮亞·菲德斯頓託兒所以及婦女皇家志工服務團託兒所。還有岱恩茂斯小學、岱恩茂斯綜合中學和羅利多修道院。下莊園孤兒院如兵營般的紅磚建築位在電力公司旁，還有鎮外一哩處的岱恩茂斯託兒所。約翰和泰德負責經營青年中心。

岱恩茂斯的孩子們和其他地方的孩子們沒有什麼兩樣，他們過著雙重生

活，在同一個房間裡活動，比大人們還要規律。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對他們來說，太陽看起來與眾不同，岱恩茂斯的樹木、草和沙也是；狗兒對峙的方式不同，眼瞪著眼；貓咪弓著背，而摩特五金行和寵物生活館籠子裡的鳥兒骨碌碌的小眼睛看著下面，彷彿在傳遞訊息。幾位羅利多修道院的修女，兩人一組，疾行在海濱散步道上，眼睛也是看著下面，憂傷地點點頭，她們的黑色念珠之間有個釘在十字架上的身體晃來晃去。林氏遊樂場是岱恩茂斯的樂園。

已經長大的孩子們，有些找到坐辦公室的工作，有些適合在超市、修車廠、旅館、岱恩茂斯飾帶有限公司、《貝斯通利暨岱恩茂斯日報》的印刷部門和洗衣店裡工作。打從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開始，茶館就是這裡的特色，女王陛下曾親臨本鎮訪問：現在這裡有十二家茶館，動作靈活的女孩在這裡拿的薪水並不高。有幾個男孩從事拖網捕魚的工作，但在漁獲包裝站、砂紙工廠和瓷磚工廠的日子比較輕鬆，也比較寬裕。即使岱恩茂斯仍舊是這些孩子們的家鄉，也是他們掛念的地方，但有些人時間一到就到外地闖事業。有些人受不了這座小鎮，小時候就夢想自己生在異鄉。

拉薇妮亞·菲德斯頓就是在岱恩茂斯長大的。她想起綠色的路燈柱轉眼

間就不再感覺那麼龐大，灰褐色的懸崖看起來也好像被重新裁剪過一樣，而「紡車茶館」看起來是那麼粗俗不堪。她現在居住的教區主任牧師住處是棟爬滿常春藤的建築，四周圍著亂亂的草坪，小時候的她覺得這棟位在「回憶丘」半山腰上的房子充滿神祕、陰森森的感覺，從馬路上看過去，它的某些部分被一面石牆和一排柏樹擋住了。它沒有變，但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當拉薇妮亞打量著位在教區牧師住處內的託兒所時，有時會感到很難過的是，這些孩子們長大後，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就會變得不那麼特別，很快的，摩特五金行和寵物生活館裡的鳥兒就不再傳遞訊息了。她經營這所託兒所是因為她喜歡有孩子作伴，然而這有時候也是個沈重的負擔。

四月第一個週三的下午，她就有這種感覺，事實上那天是西西里聖·潘克拉斯口（St Pancras of Sicily），因為早餐時她丈夫說過。外面狂風暴雨，冷颼颼的，雨絲打在教區牧師住宅的玻璃窗上。起居室裡的火熄了。

「我真的生氣了，」拉薇妮亞對她那對四歲大的雙胞胎女兒說。她人在壁爐邊，板著臉，氣喘吁吁的，因為她一直吹著一張邊緣被燒焦的報紙。她跟兩個女兒說，她們一整天除了找麻煩外，什麼好事也沒做，在託兒所裡畫自己的手，她叫她們站在狗食旁時還在撕立頓茶袋，而現在，顯然是把果醬

丟到廚房窗子外面了。

「我沒有，」蘇珊娜說。

「下下來的，」黛博拉一直點頭，這表示加強語氣。「下下來的，下下來的。」

三十五歲的拉薇妮亞·菲德斯頓是位金髮美女，她要兩個女兒別再胡說八道。她說，果醬不會下下來，果醬又不是雨，得有人把果醬從罐子裡拿出來丟。世界上挨餓的人那麼多，只因為你們無聊就在廚房裡把果醬丟來丟去是不對的。

「它從罐子裡掉出來的，」黛博拉說。「天知道它是怎麼跑到窗子上的，媽咪。」

「天知道，媽咪。」

拉薇妮亞還是板著臉瞪著她們。她們兩個也是一頭金髮，鼻梁兩側有雀斑。如果是男生的話，也會長這個樣子嗎？她以前常常想這個問題的答案，現在則更想知道。

這就是困擾拉薇妮亞的問題。她因為流產，還在恢復期間，非常神經質，情緒容易急躁不安。兩週前，本來一切都還很順利，在她失去孩子之

後，葛林斯萊德醫師提醒她，他曾經警告她不要再懷孕的。現在這個警告變成命令：無論如何她都不可以再懷孕。

事情的這種轉折讓拉薇妮亞難過極了。她和昆丁很想再添個兒子，但葛林斯萊德醫師的態度很堅決。最近這種落空的感覺很難擺脫。

「你們知道說謊的孩子會有什麼下場，」她不高興地對女兒們說。「趁現在快改過自新。」

後門的鈴響了，這時，壁爐裡的一根樹枝開始冒出一點點火焰。拉薇妮亞慢慢站起來。按門鈴的人有可能是任何人，因為教區牧師住處是個開放的地方，開放給史勒威太太進來。她是岱恩茂斯最差勁的母親，走樣的身材，滿身窮酸味和菸味，和五個無法適應社會的孩子住在樹枝巷的一間廢棄小屋裡。這裡也開放給年長的崔霖小姐。她過去是鎮上學校的老師，現在則有精神方面的障礙。離開託兒所的孩子們幾年之後會回來上堅信禮課程，大人們則來做團體討論。彈風琴的柯柏太太過來談聖詩，而馬神父過來討論泛基督教主義。施德卡特太太有重要的事會過來，波拉威小姐則是過來閒聊。

可是今天來的卻都不是這些人：是只有在岱恩茂斯才知道的老猩猩這號人物，他提早一天來拿每個星期的廚餘。廚餘是要給他養的母雞吃的，可是

全岱恩茂斯的人都知道他沒養母雞，廚餘是他自己要吃的。他到教區牧師住處時會同時獲得一盤肉和青菜，在特定的日子，也就是週四六點時會準備好。「我去拿廚餘，」拉薇妮亞在後門說。「你明天來拿晚餐。」和老猩猩溝通很困難。據說他會講話，可是他選擇保持沈默，至於他是不是聾了就得而知了。

雙胞胎在起居室裡，蹲在壁爐前的地毯上玩拼圖，壁爐的火焰微微顫動著。拼圖拼好時是一幅驢子的圖案，可是她們看過這驢子很多次，所以似乎不值得為了再看一次而那麼麻煩的把它拼好。她們只是把拼圖放在拼圖盒蓋上，堆成一堆。

「龍來了，」蘇珊娜說。

「什麼龍，蘇珊娜？」

「如果你說謊，牠們就來了。牠們會燒東西，牠們身上有火焰。」

可是黛博拉可不是在想這些事。她心想自己置身在花園裡，想著自己看著草地、花圃，目光順著車庫旁的碎石子，沿著小徑邊緣，最後她找到一片新葉子。她閉上眼睛，看見自己在一條小徑邊，彎下身子，把一片新葉子翻過來，看看另外一面有什麼東西。

雙胞胎的母親在廚房裡泡了一杯茶，而她們的父親，聖西蒙和聖猶達教會的代理牧師，正踏著一輛一九三七年份的路吉腳踏車，在風雨不斷的岱恩茂斯街上奔馳，這輛腳踏車是一位教區居民留給他的。他騎這輛腳踏車看起來十分吸引人，十分修長。他的頭髮太早變灰色，他的臉看來像是苦行者，只有在和人打招呼時才會露出一抹微笑。他希望，週三訪視生病的教區居民時，在這種濕答答的下午裡，拉薇妮亞和雙胞胎不是關在家裡。他和年長又有精神問題、患了感冒的崔霖小姐，還有裝了人工腎臟的小雪倫·萊斯聊天時想到他的妻子。他們等了九年才等到雙胞胎出生：他們要感激的事太多了，但要安慰一個失去孩子又不能再懷孕的女人好難。拉薇妮亞沮喪的時候變得很沒有理性，她自己也這麼說，可是她還是無法擺脫這種感覺。沮喪使她完全變了樣。

他沿著佛爾街騎著，街上一些享受復活節前優惠的遊客在雨中消磨時光時，看起來好像很懊惱。他們有些人在商店門口避雨、吃甜點或核果。有些人在艾索多戲院外面看即將上演的精采戲碼節目單，那裡正在上演「英倫之役」(The Battle of Britain)。林氏遊樂場正在海濱散步道旁的羅利爵士公園裡為十天之後，也就是復活節那個週六的季節開幕活動做準備。員工負責幫機

器上油和檢修，法定安全預防措施的制定就是不讓他們逃避責任。正在安裝的有「魔鏡大廳」和「戀人隧道」，還有「艾爾風索和安娜貝雅的死亡之牆」。安裝這些設備的人肌肉壯碩，看起來一副飽經風霜的樣子，脖子上綁著褪色的領巾，有些人手指上戴者銅戒，他們和華麗而俗氣的活動房屋及彈球遊戲用的機器，還有膚色黝黑、協助他們的婦女一樣，似乎都屬於過去。他們在雨中用過時的言語對彼此大聲喊叫。

海濱散步道上看不到幾個人。亞比蓋爾中校帶著用毛巾捲起來的泳褲，沿著海濱散步道，大步走向通往海灘的臺階。風中偶爾可以看見撐著一把紅傘的拉凡特小姐苗條的身影慢慢往反方向移動。風在她身邊呼嘯，在海濱散步道的水泥地上遊蕩，在短碼頭上嬉戲。風把裝飾用路燈柱上的垃圾箱還有巴士亭裡的破玻璃吹得嘎嘎作響，和香菸盒還有巧克力包裝紙及炸薯片大玩捉迷藏，把紙袋吹到角落，把這些濕透而無用紙袋留在那裡。

海好遙遠，幾乎不見它的蹤跡。海鷗如小岩石般，生了根似地站在平坦的沙上。天空灰濛濛的，天色越來越暗。

「你好，先生，」昆丁·菲德斯頓聽到有聲音，轉頭看到堤摩西·哲吉站在人行道邊，看來是想和他說話。他小心翼翼地握住路吉的煞車。

堤摩西·哲吉是個十五歲的年輕人，由於青春期的關係，看起來拙拙的。他有一張有稜有角的臉，雙肩寬而單薄，還有一頭近乎白色的短髮。他那對眼睛似乎充滿了飢渴，使他看起來一副想要侵犯他人的模樣；他的雙頰凹陷。他老是穿相同的衣服：淡黃色牛仔褲和一件有拉鍊的黃色外套，還有一件多半也是黃色的T恤。他和母親還有姊姊蘿絲安住在一棟由鎮議會興建，叫做「角落路」的公寓裡；他同樣也在岱恩茂斯綜合高中就讀。他非常喜歡開玩笑，這個習慣有時候會使他看來似乎有點怪。此刻，他露出微笑，笑得很開心。

「嗨，菲德先生，」他說。

「哈囉，堤摩西。」

「天氣不錯，菲德先生。」

「嗯，我不知道所謂的不錯是……」

「我的意思是，對鴨子來講很不錯，先生，」他大笑。他的衣服濕了，那頭短短灰白的頭髮貼在頭上。

「堤摩西，你想跟我講話嗎？」他希望這孩子能用他正確的名字稱呼他。他曾要求他這麼做，但這孩子假裝不懂：那全然是故意開玩笑的。

「我在想復活節募款園遊會的事，菲德先生。你知道林氏遊樂場那個下午要開幕嗎？」

「林氏遊樂場向來都是在復活節那個週六開幕的。」

「那就是我要跟你說的，菲德先生。林氏不會把人潮帶走嗎？」

「哦，我想不會。他們過去沒有這種記錄。」

「我要說你錯了，菲德先生。」

「那麼我們就等著瞧。謝謝你關心這件事，堤摩西。」

「我在想有關才藝大賽的事，菲德先生。」

「我們兩點半會舉行才藝大賽，這次還是由達斯夫婦負責。」

一個多月前，有天晚上，這孩子出現在教區牧師住處，當時時間已經相當晚，已經超過九點，他問今年的復活節募款園遊會有沒有才藝大賽，因為他想要表演一齣喜劇。昆丁告訴他，他認為會有，而且和往常一樣，由達斯先生和太太負責。稍後他從達斯夫婦處得知，堤摩西·哲吉去找過他們，他們就把他的名字寫下來。他是第一個報名的。

他是個奇怪的孩子，經常無所事事。他的母親面貌姣好，有一頭黃銅色的頭髮，在一家叫做「恰恰時裝」的商店賣女裝，他姊姊比他大六、七歲，

也長得很不錯，在微笑服務加油站擔任加油服務員；昆丁看過她們。可惜的是，這孩子在青春時期漸漸變得討人厭，臉上不時掛著微笑，很想找人說話。他是那種拉薇妮亞所謂的鑰匙兒童，從中學下課後回到「角落路」空蕩蕩的公寓裡，學校放假時，則整天獨自一個人待在公寓裡。不知什麼緣故，孤獨似乎已經成為他的一部分。

「她是個很古怪的女人，那個達斯太太。他自己也很古怪，含著那根菸斗。」

「哦，我可不這麼想。我想我得走了，堤摩西。」

「還是會在大帳篷裡嗎，先生？」

「我想是的。」

「菲德先生，你認識亞比蓋爾夫婦嗎？中校和他太太？我在亞比蓋爾夫婦家打工，你知道的。每週三晚上；我今晚就會到那裡。他們是那種很古怪的人。」

昆丁搖搖頭。他說他認識亞比蓋爾夫婦；在他看來，他們並不古怪。他的右腳踏在踏板上，可是他沒辦法讓腳踏車前進，因為那孩子有點擋到路，他的膝蓋碰到腳踏車前輪的輪輻。